

民國鞏縣志

鞏縣志卷二十四

邑人 劉蓮青 纂輯

張仲友

邑人 劉鎮華 鑒定

邑人 劉鎮海 參閱

固始 萬自逸 讐校

文徵二

校定杜工部集序

宋 李 綱

杜詩舊集古律異卷編次失序余嘗有意參訂之特病多事未能也故校書郎武陽黃長睿父博雅好古工文詞猶篤好公之詩乃用東坡之說隨年編纂以古律相參先後

始末皆有次第然後子美之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粲然
可觀蓋自開元天寶太平全盛之時迄於至德大歷干戈
亂離之際子美之詩凡千四百四十餘篇其忠義氣節羈
旅艱難悲憤無聊一寓於此句法理致老而益精時平讀
之未見其工迨親更兵火喪亂誦其詞如出乎其時犁然
有當於人心然後知爲古今絕唱也公之述作行於世者
旣不多遭亂亡逸加以傳寫謬誤浸失舊文烏三轉而爲
寫者不可勝數長睿父官洛下與名士大夫遊哀集諸家
所藏是正譌舛又得逸詩數十卷參於卷中及在祕閣得
御府定本校讐益號精密非行世者之比長睿父歿十七

年予始見其親校集二十二卷於其家朱黃塗改手蹟如新爲之愴然竊歎其博學淵識有功於子美之多也方肅宗之怒房瑄人無敢言獨子美抗疏救之由是廢斥終身不悔與陽城之救陸贄何異然世罕稱之者殆爲詩所掩故耶因序其集而及之使觀者知公遇事不苟非特言語文章妙天下爾紹興六年丙辰正月朔

績溪縣尹張公舊政記

元
宋
本

徽之績溪人程燧走京師致其邑之老之言曰今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張公當大德十年尹吾

邑有善政去二十二年吾民未嘗忘使燧口其事之
徵於神者一徵於人者七將求文章述載刻金石以
傳吾子攻文辭聞四方敢請予曰當在官樹碑頌功
德藉曰有禁不爲於去之始必待二紀之久何也曰
吾邑之老曰公之政著吾邑人之心吾邑不必碑故
不謀之始去去闕焉若是而終將碑者蓋天下行省
十民物浩穰莫吾江浙若郡邑類千百守令廉墨哲
愚不齊小民遠朝廷被刻害者多而守令率中人十
七八不能不計利功公以良民使獲知於上歷顯要
來參預吾省政事故將傳以警凡有民社者俾慕以

思企及則吾江浙類千萬人庶日就安樂不然吾邑
之人耄語壯壯語弱弱語穉固不忘也奚求墜於石
曰是故然然徼江浙屬獨不病識者之議媚夫人乎
曰吾儕小人固嘗竊惑於是吾邑之老曰夫嫌賢者
不避吾將以警在位期吾東南民安樂可以嫌遂已
曰昔宋璟當國廣州民刻石頌德璟奏禁止公法璟
碎石奈何曰苟得刻吾子文一日卽碎其事之傳
固不可過而足以警職字民者矣吾邑之老比羸糧
主進以遺燧也固已集閭巷反復計之矣以爲無不
可故來願無讓曰然則請其詳曰歲丙午丁未邑游

饑民或攘竊自活胡寄者聚羣不逞將據山林負固
嚙刦爲公覺皆就擒且勸分振乏民得不死殍不魚
肉於盜邑歲貢金三錠視民田多少爲賦貧者或鬻
永業富民而不更籍吏驗文書徵貧者如故往往被
箠楚破家負債遁逃公一責諾田今所主家貧者悉
得蘇舊徭役弗均無條教繩墨公召民俾度力所堪
第高下自承皆不敢隱列爲簿賬始終相沿民獲其
平國制用中原兵戍江南列城非大故不易而兵若
民異屬萬夫長千夫長百夫長恃世守凌轢有司欺
細民細民畏之過守令其卒羣聚爲虐或訟之有司

舉令甲召其偏裨其蔽則諾而不至事率中寢民苦
無可奈何邑戍卒許來孫尤縱暴民陳亨愬之公遣
吏語其長曰若兵爲凶虐速械以來則罪止其身不
然且具若姓名以御衆無紀統聞諸司憲二者若擇
之其長皇恐索來孫縛致受罪後或以徼巡當至村
落閒亦必白始敢出雖出民雞狗不驚邑之十一都
有死比丘棄谿中不知主名公以事道溪側忽羊角
風擁馬首旋不已公顧吏吾聞長老言羊角風多異
物憑附豈比丘有靈耶因祝期三日必索賊爾者償
死命乃物色鉤致之則死者爲慧能竊其主僧普成

私藏成殺之成遂伏辜邑之孔子廟壞又無田食師
生公新廟復出俸錢率僚友與儒之富者買田供祭
祀膳羞文教以興邑吏程汝楫貪而險以贓罷居里
中無以生偵民有少不平嗾其訟佐之請謁已旁

自資且旣餌臨政者因持其短長以蠹民梗政莫敢
何問公發其姦杖之按法塗其門側垣爲赤方大書
識其惡豪猾屏息此徵於人者也邑有神汪姓自唐
廟食至宋得王封甚靈吏廉明敬共者禱雨暘災福
必應有羣虎繇無爲絕江入宣歙境食人畜邑被害
尤甚苦甯無所施公潔齋禱神居無何第五都里嗇

夫上言有異獸若彪然逐虎食之虎畏駭悉去不敢
留此徵於神者曰若此已乎曰公之卹民隱理民利
病甚多故吏者年亭父落長嘗奔走左右者少曰老
以耄老日病以死今可一二目之者此也然耄壯弱
稚以公政之善著之心者則不能以舉其迹多少爲
在亡也嗚呼三代直道而行者斯民也徽俗厚矣政
之善能使人不忘宜也無足異予獨愛績溪之人然
其知有未盡者夫尹是邑嘗有善政閱一二十年來
爲參知政事以耳聽目視相接固可勸官東南者而
朝廷拔循良至位宰執使天下後世知黜陟以道不

既美乎予初第時已聞公廉直精吏事爲聞人入翰林則又知公以左司郎中鯁亮言天下事積忤權姦爲忤恨至得禍不避遭中廢士大夫翕然高之及起而參議都省事予爲兵部員外郎則又見其臨事剛特不少懲以替績溪之老烏知國家用其尹者不翹善其邑之政也昔裴均以故相臨藩方其屬韓愈第以其貴富爲記其少時河南府同官立石均故爲參軍舍庭中則固不以媚自疑且不以去之久而不之文也用是爲記公舊政暨邑人所未知俾歸刻之以風勵字民者公名毅字彥弘雒陽人泰定四年二月

奉政大夫中書省左司都事宋本記

按是篇爲宋本撰選入蘇天爵元文類以毅雒陽人惟本所撰清河郡公張思忠碑云今家鞏縣毅爲立石歐陽玄清河張公神道碑係奉敕撰文敘其孫長曰毅卽江浙參政亦云家鞏縣應改正

洪武四年祭宋陵文

明

曩古有元失政天下紛紛朕由此集衆平亂統一天下今已四十年矣稽諸古典自堯舜繼天立極列聖相傳爲萬民主者陵各有在雖去古千百餘載時君當修祀之朕典百神之祀故遣官賚牲醴奠祭修陵君

靈不昧尙惟歆享

洪武三十五年祭宋陵文

自古有天下功德及民者當享百世之祀我國家崇祀古昔帝王厥有常典今朕遵承祖訓奉天征討卽位之初永惟聖帝明王陵寢所在不可不敬是用奉幣帛牲醴以祭惟皇有治世之功有安民之德歷世雖遠神靈不亡其尙默贊玄化孚佑下民俾臻太平之福朕其敬祀萬世無斁尙享

永樂三年祭宋陵文

昔者奉天明命相繼爲君代天理物撫育黔黎彝倫攸序

井井繩繩至今承之生民多福思不忘報特遣官賫捧帛幣命有司詣陵致祭惟帝英靈來歆來格尙享

遊嵩記 節錄

周敘

宣德丙午三月十五日予在鞏祀宋陵畢瞻望嵩少諸山慨然想其勝與廣文宜春吳公遜志約遊焉行李僕御已戒至期間有達官至吳君不果行越二日予遂攜邑庠生王庸劉清李暄同往行二十五里至黑石渡沿洛陽南上河水清駛水濱山石磔确下步行二里餘午食將軍趙仁家又行半舍許地曰漫流岡上有郭汾陽廟環廟古柏數百株蒼翠蔚然可愛有碑二通一金元光二年天黨趙琢

撰云汾陽嘗領兵清河上至是索芻粟不獲里人告以是
邦西南岡嘗出毒霧爲災故田穀不秋無以供餉汾陽乃
旋軍登其上以壓之毒因以息里人遂立廟祀之相傳祠
下有洞時有聲隆隆然蓋毒霧所出處予惟古人稱埽清
氛禮汾陽之謂矣一則緱山東老人所題老人逸其名必
宋元顯者夜宿原良村王庸家自輦至是七十餘里翌旦
遵趙城陟輟輟道石徑崎嶇盤迴以上中有關名葶嶺老
卒數人守之

新城記

張可久

鞏古東周也自惠公封少子於茲以嗣王祚蓋終八百之

歷云其地古今稱形勝而利害因之方漢之走成皋堅壁而守也楚志殆不可涯矣然卒不能越寸趾而西者則以鞏距之耳且河洛迺六字中兩名川也河自積石而來猶瀆流迨東過洛汭其流始湯湯而不可禦夫四塞崢嶸是天險也兩流湍浚是地險也二者備而鞏可以無城城可以不固哉舊城築土爲之曾不足以備鼯狸經霖澇矧當茲二險哉武廟時蕞爾流賊嘯聚境內城郭動搖世廟之癸丑及穆廟之壬申突然懸水數仞衝城汨沒借令鞏城固則茲數患不至如此甚已自後里人擔畚塗墜歲歲相仍未幾而視之又磊磊然復于隍矣每與士人聚議曰必

大治其城然後可閒有一二以爲費且不貲未可輕動余曰是未知所甚費也昔秦皇伐楚李信以二十萬人不勝雖少亦費也王翦以六十萬人獲勝雖多不費也今鞏城比年塗墜而憚一大舉是寧以歲歲二十萬人之費置之空虛無用之地而不以一舉六十萬人之費成千百年久遠之功也故爲今日計亦問其勝不勝耳奚問其費哉無何甲戌秋僉憲丁公以職事按鞏咨詢民瘼時可久晉謁閒首以城事爲公歷歷陳之公乃起而歎曰茲役也其長慮哉遂決然持其計以明年之春始其事令縣尹李公主之少尹譚公督之尋復檄二府楊公相度地宜量加式廓

約高三丈二尺環八百丈有奇袤二百丈有奇計賦供磚
計丁供役其餘諸所應用者勸之議不足者取之贖其處
置周密如此且慮夫工大費繁不無玩愒乾沒等弊又時
加巡閱出人意外使人竦然不敢爲奸其身先勤苦又如
此頃之公以制行輦之人則悶悶然失所天矣已而李公
至謂是役宜終加意督程時則縣尹閔公實當之蓋自乙
亥及己卯先後凡五載僅僅就緒觀者曰輦其有金湯之
固哉而向之雌黃懼者且熙熙樂享其成矣乃相提而論
曰皆諸公力也不可無紀衆以可久嘗倡其議遂屬之余
曰聞之人心險於山川旨哉言也昔尹鐸治晉陽爲保障

不爲繭絲後襄子有難卒以爲歸至城不浸者三版而晉民終無叛意則所謂保障云者殆匪直以城而已也任專城者果注民隱培國脈使滋恩汪濊不啻尹鐸之寬晉陽則民心固結若增爾藩籬壯爾堞雉卽閒有盜賊水患之警可無土崩瓦解之慮矣蓋鞏有天險地險故以人險之說終焉若夫培缺補漏則後之君子責也余何容喙僉憲丁公名惟寧由進士山東新城人李公名之茂山西屯留人二府楊公名世卿山西長子縣人縣尹李公名再思陝西藍田人俱由舉人閔公名和祥由恩貢江西安義人二尹譚公名守愚由歲貢湖廣巴東人時萬曆十四年歲在

丙戌春三月吉日

創建文昌閣記略

楊葉新

此閣之建也蓋以嵩少屏南邗維環北東眺白雲之勝跡
西挹緱山之仙靈地勢爽塏人文蔚起顧俗多不經之祀
而文教司命漫不知崇詎非闕歟予乃謀諸族衆斂貲作
母計建閣以祀文昌焉迨子錢足用爰爲相地爰爲庀材
當四達之衢口建穹窿之高閣試一登臨覺四圍山色拱
翠眉端盈盈水光撲映睚際可以怡羣情卽可以妥神靈
從此萃秀嵩少匯粹邗維白雲縹緲現彩緜笙恍惚發響
佑啟文教端於是焉賴較諸施貲異方淫祀非鬼者不亦

爲計之得耶要此閣之建也首事止六人毋麥止一石生
息於七年成功於三旬可見舉事不必人衆要於心協而
已矣成事不在財多要於志真而已矣是役也董公則某
某之勞多宰財則某某之力耑總其事而司其成者則予
不佞責也事竣謹誌其始末以諭後之修葺者俾勿憚難
焉

嵩峯寺重修伽藍祖師殿碑記

楊葉新

今方寓所稱大雄氏勝地者蓋南峨嶺北五臺中岳之
林云猶觀水者詫滔天浴日之奇矣而一勺不具渤海味
乎觀山者驚接天捫星之大矣而拳石不具泰岱體乎若

然則一區一隅皆可作祇園之觀一形一像皆可動千億
之欽矣矧夫地連五乳之麓人瞻三花之光如嵩峯寺之
比附祖庭者其中白足功德烏可湮沒已也按是寺創建
於天順之世有大殿以供釋迦尊有前殿以證彌陀佛左
有護法伽藍之殿右有嗣法祖師之殿山門進步又以天
王殿鎮之雖無朱樓寶塔可驚人天之眼然蓮峯當戶好
風擬送少林之鐘緱山在側清夜恍聞子晉之笙真海岸
之水具足海味岱足之石具列岱體者也予閒借此閑曠
之境豁我塵囂之想徘徊顧瞻殊可會心衆比丘六時焚
修一味守窟而已爰有巨山法師諱洪大忽發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心參學於曹洞正宗無言之室者三年闡揚
解脫之理尋除煩惱之根無言與之偈曰五位昭彰觀面
提九年面壁竟何疑吾將此意親分付直接當求最上機
恍然於人我衆相夢幻泡影青山綠水到處爲家問奇名
刹覽勝皇都已而尋古蹟於梁園之相國瞻今制於雒陽
之迎恩宗教知識歡喜緣遇周福兩藩咸敬請禮探龍言
而無極窮孳藏以尤深倦遊翫然顧念嵩峯棲足之原光
景如昨興替動懷維伽藍祖師之殿漸就頽廢爰謀諸同
儕及善男子善女人經營度材撤朽易新彩繪莊嚴起道
俗之瞻仰流吉祥之美譽何必卑渠瑪瑙琉璃梅檀點綴

檻櫳照耀耳目然後爲淨土爲福利也哉工竣乞予言誌
之予舉川禪師頌曰泥塑木雕絹練盡堆青抹綠更粧金
若將此是如來相笑殺南無觀世音巨山恹惘徒倚予更
舉世尊偈而爲轉語曰若以色見我不能見如來除卻色
見我何處見如來巨山乃合掌微笑而去援筆記之以見
知善事不必以地湮學人不必以類拘也如此夫

範圍數序

趙迎

大哉造化之妙也理而已矣氣而已矣數而已矣理一也
分而爲二氣氣二也析而爲九數在天有十干是之謂天
元在地有二支是之謂地元天地交感支干配合錯綜

流行有六十納甲是之謂人元靜極而動于是乎有陰陽之清濁厚薄焉于是乎有四時之生旺死絕焉于是乎有八卦之興成休廢焉于是乎有五行之制化生尅焉于是乎有人物之吉凶富貴貧賤壽夭焉舉莫逃乎其數也是之謂範圍伏羲之先天露其機大禹之九疇著其跡文王之後天闡其微厥後劉牧得其傳傳之范諤昌范諤昌傳之許堅許堅傳之李溉李溉傳之种放种放傳之陳希夷陳希夷傳之邵康節他如野舟如白雲如西峯者皆傳此數之緒餘以自鳴於世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散無統紀皆術士者祕其訣以自神其數使人莫得而測其機且其簡

編浩博煩亂重複舛譌執此以定人之吉凶豈可得哉古
語有之數之不靈非數之罪也算數者之罪也愚則曰非
算數者之罪也作數之書者之罪也于是約其浩博刪其
繁亂削其重複正其舛譌分其門類謂範圍不可以無圖
式也始之以圖式不可以無起例也次之以起例不可以
無源流也次之以源流不可以無格局也次之以格局不
可以無卦爻也次之以卦爻不可以無取斷也次之以取
斷十干有陰陽次之以陰陽五行有真化次之以真化至
于更互演義發明此數則又有五行得失五行分局九數
總論九數分論五命分論以次而列其編也若夫流年斷

訣此又命數所不可缺焉耳故以是終焉古人有言依經
考斷應驗如神信是言也嗚呼造物之物物也使物莫得
而知也是數之出造物物物之得失舉瞭然於推測布算
矣破造化之祕洩鬼神之機斯有罪焉雖然天地萬物莫
逃乎數世之戚戚于貧賤役役于富貴際寵利而驕矜處
患難而恐懼者多見其心之誤用也故曰樂天知命又曰
修身俟命明乎範圍之數達乎造化之理則人之吉凶禍
福固素定也豈非不憂俟命之一助哉幸勿例視之術數
云

送劉戶部丁內艱還家敘

山西霍溪二州學正新安曹端

皇明立天地之中建中和之極而真元會合之氣全三光
五嶽鍾靈毓秀所以公輔之器經綸之才出而佐文明之
運永太平之圖焉況河南爲天地之中山無不明水無不
秀人物之生歷代爲盛近世程夫子許魯齋則又間世之
英非常之才而承道學之傳焉鞏邑著姓劉氏之子曰升
高者鍾靈秀而爲英傑自幼以讀書爲明道之方以行孝
爲立忠之本直得程許之心法允蹈聖賢之真趣永樂元
年癸未以明經領鄉薦明年甲申會試南宮登名進士對
策天廷敷陳治道實惟禹皋之陳謨非若賈董之對策也
遂膺高擢授行人司行人每承九重之命出使四方薄海

內外靡所不到不惟不辱君命而尤克宣君德也九載課
最特膺超擢陞戶部員外郎上知其性資溫雅進退從容
語言不妄喜怒不形持心操節必格神人之道足爲人之
表儀乃命鎮守交趾交趾之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莫不曰天
上人也將及九載應詔回京上甚器之不幸母夫人以壽
終于家訃音至輒哀號悲痛絕而復甦者屢屢焉其僚友
之仁者慰之再三而後少解也時余以霍濮二州學正考
滿至京公之同志張公鵬飛率同僚詣余邸徵言爲贈余
素樂心而拙于命辭固辭不已乃述其所問之概以畀之
復祝之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公之

歸也其在途其望邑其至家一依文公家禮而行不惑流俗之陋斯不愧于程許之行具在方冊有不待余言之贅者公制終而起移孝爲忠仰光前烈垂裕後昆余望之也亦公志焉是爲序

禱雨文

楊嗣昌

崇禎三年歲次庚午六月己酉朔越十有九日丁卯分巡河南道布政司右參政兼僉事武陵楊嗣昌以公事入省還經鞏縣覩旱魃爲災惻然興懷明日戊辰乃爇香焚楮告於城隍之神曰嗚呼是神責也且夫有天地則有山川是興雲雨以滋百穀而利民生雲雨不作何貴於神嗚

呼天地蓋遠山川弗靈陟則在天降則在民神乎神乎誰
貌爾廟土木崢嶸誰肖爾像金碧精瑩歲時伏臘兒童父
老禱祝紛紜蓋雖天地之大山川之廣而有時乎 城隍
之弗若者血氣之尊親今爾輦自五月不雨至於是月二
麥已耗早場弗登秋苗在野枯莖索索無復霑榮黃病之
棗青烘之柿亦將此零嗟此下民仰父仰子左餐右粥其
何以憑官私逋負鞭笞叫罵銀鐺桎梏其何以寧唯輦之
邑負山阻河旣瘠且險賊盜將至亦惟茲日人用弗靖神
何以欣而爾有神豈固弗聞也者嗚呼天地不雨神當土
陳山川不雨神當怒爭若夫吏茲土者下罔淑德上罔端

型科斂不戢獄訟乖平神之殛之何憚不速而豈以是移
歲移民嗚呼往矣神之聽之一雨五日粒我蒸民民旣寧
爾我來駿奔歌功誦德瑩彼貞珉敢告

康熙四十八年祭宋陵文

清

朕維自古帝王正位臨民代有令德是以享祀千秋用昭
鉅典朕仰荷天庥撫臨海宇建立元良歷三十餘載不意
忽見暴戾狂易之疾深維祖宗洪業及萬邦民生所係至
重不得已而有退廢之舉嗣後漸次體驗當有此大事時
性生奸惡之徒各庇邪黨借端構釁朕覺其日後必成亂
階隨不時究察窮極始末因而確知病原皆由鎮厭所致

亟爲除治幸賴上天鑒佑平復如初朕比因此事耗損心神致成劇疾皇太子晨夕左右憂形於色藥餌必親寢膳必視惟誠惟謹歷久不渝令德益彰丕基克荷用是復正儲位永固國本特遣專官用申殷薦尙祈歆格

雍正元年祭宋陵文

自古帝王繼天出治建極綏猷莫不澤被生民仁周海宇惟我皇考峻德鴻勳媿美前古顯謨承烈垂裕後昆朕以渺躬纘膺大寶當茲嗣位之始宜修享祀之儀特遣專官虔申昭告惟冀時和歲稔物阜民安淳風徧洽乎寰區厚德常敷於率土尙其歆格鑒我精誠

乾隆四十一年祭宋陵文

惟帝德洽恩威義嚴彰瘡鋤奸禁暴昭命討之無私鞫遠
綏荒振聲靈之有赫茲以兩金川大功全戴逆黨咸俘殄
遺孽於番陬戢武協求寧之志緬豐功於前代慶成覘耆
定之庥特遣專官肅將禋祀惟冀鑒歆

建杜工部祠記

張漢

先生生於鞏歸葬於鞏而世稱先生不舉鞏何哉蓋先生
籍出楚而卒楚故稱襄陽仕秦稱少陵流寓於蜀稱成都
之浣花溪故詩在秦楚蜀獨多洛中絕少卽過汴州登吹
臺慷慨懷古亦無詩世故不識先生爲鞏人嗚呼詩小技

也有時亦係其地之顯晦豈小焉者哉漢守河南郡五載
於茲矣每過鞏邑洛汭之閒先生之故里有神存焉古人
謂歿而可祀於其鄉者先生定無媿乃聞其塚在鞏之康
家店祠則無有喟然歎曰是非後死者之責歟漢不守茲
土斯已耳又況先生之詩漢願學焉如子輿氏之於先師
孔子者歟漢乃於鞏之東站爲先生置祠三楹以慰吾生
平願學之意而又訪求後裔置奉祀生一人自是人人知
先生爲鞏人矣而漢竊有未慊於心者蜀中山水奇險雄
傑甲天下形狀不可名言得先生詩表而傳之工力與山
川匹敵往往經歷其地者至掀髯叫絕謂山川之勝與先

生之詩皆有造物者爲之故如是卽未遊於蜀者得先生
詩臥而遊焉亦可不必親至其地而可厭其嗜奇之心浴
陽則天地之中雖山水略讓於蜀而自庖羲有熊氏以來
其名跡最多復最奇所係又重以大令先生當日老死其
鄉洛中名勝一一據其遺跡見之吟咏而道其所以然論
著必奇且確惜先生竟未之及吹臺慷慨所懷幾何是不
能不爲洛中之憾雖山川題咏代不乏人如集大成者之
無其人也豈造物者不欲盡發其奇哉漢一拜先生每懷
此憾因置先生祠並及之石刻

代杜君錫工部祀田記

張生馨溫邑進士

昔我伯父承郡伯張公之命旣建修文貞公祠堂之後於倉西北原置祀田一區蓋以金賢之蔣氏時雍正五年也迨十三年秋洛水漲漂沒祠堂其牆壁欄楹盡付洪流我伯父懼隕郡伯之命亟招工修葺之而貲力不給不得已質田於倉西李氏夫昔日之置此田以祀神也其後之棄此田以安神也堂廢則神失其所依田廢亦祭無所出祭無所出尙可以荐時物神失所依將陟降無地對越駿奔之事永絕矣故與其廢堂而留田毋寧廢田以存堂堂存而田可徐圖然以貲力不給之故至棄親身所置之田則目前苾芬之祀事旣失卽當年報本之初意頓乖我伯父

實隱痛之故時時以不及贖復爲恨爲我兄弟語及之輒
流涕余耳熟焉惜欲承命而力未能也每春秋享祀之期
凡一切粢盛牲具無不竭力供奉然要不若有此祀田尤
可告豐盛成先志所以數十年來痛心疾首夙夜不敢少
安者職是故也去年十月間適承梁縣主之命爰出金二
百二十錢贖田於李氏乃以所得課資三分之二供祀事
其一儲爲修葺之廢夫然後先人之隱痛以釋嗚呼在我
嗣人其宜共體斯志矣向後家資若有贏餘可再置數畝
以廣其居否則謹守之勿令失墜夫以十數畝之田不遇
水旱之災罄其土之所出諒無不給於用苟或不給亦當

出家之物力以補其缺乏故凡修葺祠堂之費寧損我財
產必不可再棄此田者以先人之爲是舉出於萬萬不得
已之計慎勿襲爲成例以滋先人之痛也其地糧隸東儒
里昔伯父從蔣氏名下收取者今復取之倉西李氏而以
景熹掌其事其正糧上地一畝三分五厘五毫中地十五
畝八分七厘三毫加地一畝一分余恐傳之久遠後人莫
悉其源流故併詳載之以垂不朽是爲記

石刻

太和谷老人詩集後序

張生馨

溫邑進士

善詩者在於知詩意詩之意無日不在天地閒昧者不知
也求之音調詩之意在天地又未嘗一日不在我味者不

知也求之聲律音調聲律自古而有古以在我與天地者
協諸是非協是也周之盛也太和在成周而詩興焉降及
幽厲賢人君子刺時傷道衰也不足以汨和鄭之溱洧衛
之桑中猶中聲也由是推之吾人致和不爲詩詩意在我
爲詩詩意不在詩天地太和善詩者得意於天地卽不爲
詩得意於天地未嘗無詩老人挹天地之和以致和者也
其詩意又可以音調聲律求之哉孔顏有樂而無詩疏水
簞瓢皆詩意也靈運之傲沈休之治適見爲小失其意矣
故夫善爲詩者不學詩以我爲詩可也善學詩者不在詩
以天地爲詩可也夫見我則不見詩矣見天地更不見我

矣而老人又實不見天地也見太和而已矣故目其居曰
太和谷

治深記略

謝杰

余治深十年而歸休年六十三矣其初成進士也以雍正
十一年癸丑引見卽發直隸試縣越三年而有深澤之命
歲暮之任省壇宇闕城隍立期約不尙煩苛與民休息嚴
除征輸灑派之弊首修六賢書院延名師以課士訟獄不
留人無淹宿乾隆三年秋水決隄防禾稼殆盡時余病滯
下躬力堵禦水旣去復請發粟以賑民咸安堵無流徙其
冬又以此隄年久殘壞卑薄不足以資防捍援代賑之例

亟爲請帑而廓修之增高益厚袤長六十餘里屹然以固
蓋以四年春興事麥秋告竣迄今五六年猶宛然如新也
夫水患之不去皆河道之不治也是年大中丞孫奏請疏
濬積水俾所治州縣一體開通無使壅滯余遂肆力河渠
曩西內堡有新河一道瀕年被水三年之水尤其甚者顧
以事隸本州不果至是乃快然於有爲也於是詳請施治
因舊水道溝爲之開寬浚深上界鄰邑下達州境由州之
清水溝以入於資併陳家莊之水亦附茲溝而合流而人
慶有秋矣不寧惟是深西隄北宋家莊均有水患隄北則
由黎元霧頭諸村環城東注歷趙莊馬壘諸村而達於安

平宋家莊則由王家莊以北達於祁州惟中多淤阻亦爲大施開通相其勢而利導之其白莊馬壘俾咸就理勿害禾稼而水患乃以永息也學官爲育養人材之地歲久傾圯始謁廟卽欲修之計其費不貲且歲未豐民數勞不遑有事至六年捐貲營繕經畫相看朝夕督工不敢憚勞以時告成有鄉兵者始於明季之亂募民自衛以捍寇盜者也國初相沿未除其籍人世其役城柝監禁庫署糧運之役皆取於是**有兵之名無兵之食人不堪其苦久矣**余憫之盡燬其籍而外僱役察役食之閑曠者均而賞之更捐俸以益其不足深人爲之快然稱便他若改壇宇建養濟

設考棚於州城修橋道於東墩徵會期發巡行點查皆因其便使享其利胥無擾累焉嘗自聯以書於座右曰明理以治人體情而達物蓋不敢任己之私而拂人之性有若此者既歸休乃紀其略以告諸同志若其始末之詳則深之邑乘碑記具載云

博笑吟自敘

張乾二

余以洛汭諸生數奇不第值流寇猖獗練兵築砦筆墨幾就荒廢矣況土孽李際遇虎踞御寨犬吠門庭洛水以南盡爲賊有吾鄉乃古洛入河處黃流橫於北邙山障於西洛水環帶於東南一河之間遂分夷夏偷營劫寨日無寧

時士人皆曰釜中魚任賊刀俎矣余獨持已見頗按方略以父母之邦宗族聚處讀聖賢書寧忍坐視乃恃地利之險人心之和出不意攻不備寡勝衆弱勝強前後三十餘戰始終不落賊手闖獻西來不敢輕走成皋一路懼余之扼其吭也甲申三月京師失陷言之可爲嗚咽延及季冬大清定鼎豫王南下選舉用人畀以偃師印務時芳草昧攻擊賊砦恢復殘城爲民謀命爲國奠基而李二有以鼠牙之訟造作黑白幸河北道申公力爲昭雪仍舊管事嗣蒙世祖章皇帝垂念開闢首事之人欽補通渭彈丸下邑自慚續貂惟恐覆餗下車四五日而獬賊大叛河西一帶

失城陷砦恐切震鄰余獨效死弗去幸保危城前院已蒙
薦標後院竟挂彈章命雖不辰心實無愧頻罹禍網清剛
自如歲辛卯復援恩敘功屢奉諭旨而余已老憊不堪馳
驅矣回思顛末醜狀時嘗發諸詠歌因檢敝篋搜集成編
掩卷自笑俚僂不文大方見之可博一笑故題曰博笑吟
云

博笑吟序

蒙古
高貴

余少讀杜工部集見其縱橫排奐氣大力沈嶽峙淵渟千
竅萬狀未嘗不歎造物生才何其奇也及考其遇避兵關
外遭貶華州拾橡同谷補茆劍南坎珂鬱塞奔走流離卒

之兒女餓殍身死未陽又未嘗不歎造物忌才何其甚也
昌黎云物不得其平則鳴又曰窮而後工蓋人生而靜感
於物而動所感不同有通有塞故爲詩亦異有正有變三
百以來未之有改工部以曠代之奇才寫曠代之奇窮言
足乎志情餘於文非若他家工對偶炫博雅緣情綺靡專
事塗澤或有意爲揄揚或無病而呻吟故能上接六義下
綜百家也余奉簡命採風中州謁其祠宇竊疑桑梓之地
必有嗣其遺響者今年夏孝廉張君芳楚來謁出其高祖
徵君公博笑吟一編丐敘於余澣薇三復雖篇什不多而
其中守砦狃變流民歎諸篇逼似工部旣讀公詩進考公

遇公負經世之才超塵之品生當明季阨處草莽鯨鯢滿地豺狼盈門左捭右擋日尋干戈迨至甫際承平百戰餘生僅獲一命又逢鼠牙巧穿狐沙暗射長才短馭再進再黜旣乃放浪山水屢徵不起遭逢之窮亦與少陵略相似夫工部鞏人公亦鞏人其遇旣同其才其詩雖未敢謂直接工部要皆由瓣香工部而出也倘亦昌黎所謂窮而後工者歟所謂不得其平則鳴者歟因思鞏爲嵩邙河洛交會處山川鍾秀代產奇人顧達者何少窮者何多雖以工部之才猶不能免况公乎哉其地氣所限耶抑天運適然耶或別有說耶然吾謂公之所遇更有窮於工部者何哉

天寶之亂未至明季安史之暴不及闖獻工部避賊他方
尙與賊遠可以從容染翰陶寫性靈公則寇在門庭始而
坐鬪鄉里旣而遠困危城率皆戈頭磨墨發揮胸臆以故
公詩所存僅百餘首不及工部之富是又窮之窮者也雖
然物誠足珍不在多寡浣花集橫絕古今博笑吟亦聲滿
天地矣

忠孝曹先生墓誌銘

方苞

忠孝先生癸卯十一月卒於鄭學署甲辰十一月葬先塋
越二年丙午其子鵬翊魁於鄉學士宋嵩南崇實堂選拔
其墨部頒遠近省嵩南數數爲苞言於豫得奇士苞以言

于呂鴻臚鴻臚公稔知生家學悉道生以孝世其家於生
所生忠孝先生行言尤詳明年生來京師謁鴻臚鴻臚延
苞泊嵩南與生得一晤苞以聞諸鴻臚者問諸生生泣不
能止出其先人行狀以眎苞曰先君子嘉德懿行不孝弗
克述述其大者先是恩恩營葬事表從略願乞一言將復
納諸壙光泉壤苞以稽諸狀與聞符昔人有言吾作郭有
道碑無愧容也爰質言曰先生諱大先字又謙梅竹其別
號也先世多純孝公生幼穉篤閭視比長泊壯先意承志
父寢疾衣不解帶閱三月數嘗矢辨症居喪骨立葬祭皆
盡禮服闋終身不飾彩晨昏以行告木主微有悔主前痛

自責儼其親親誠之也公交矢忠厚公尤和而介不可汙
以私豎子僕夫靡弗待以誠有私謁者必指天日以謝之
家居草堂曰遂幽足跡不履縣門瀛海多邑侯高其節造
門邀以見謝曰以爲賢德弗克第若尋時會晤鄙人弗敢
干矣侯悵然號曰不識君蓋終不得而識焉公又嘗誡諸
子曰處世退一步吾家法也先師循牆走況我輩乎於橫
逆匪惟自反尤謙謙下人計欲消暴厲歸善良數有爭田
者悉讓之爭者後愧絕口不道前事歡然若平生公又勤
於教人尊程朱屈百家恪稟庭訓接引後輩學者錄其言
欲彙成集公曰焚之凡言將以行之也不以行師先師之

實而欲騰口說市書籍是集紙萬籤人人可爲聖賢矣凡
吾所可言程朱無不言本其言求其實豈容多言與若欲
外是以爲言則吾不知其何言某某文集門庭中作矛戟
吾先人深憂吾道之不明十年苦口乃得焚其書今卽不
敢好爲異抑與疲精於墨楮將毋以大地爲架子安頓不
下也初公年十六試冠軍公曰不足顯吾親嗣是屢試列
上第歉然若不足二十理學成又五年學益漸熟里塾訓
人於是始三十族人化順德稱百孝曹氏三十七洛口稱
義鄉又十年哀哀永慕學者廢蓼莪康熙六十年公年四
十有八矣仕新鄭司訓初下車詔士子曰士爲俗學誤久

矣工揣摩弋科名不患不文患其文而不根也諸生幼學
時未能立其基昌黎以文見道卽以此入胡不可矣迺爲
講大義辨微言曰津津談敬義心法校正時藝以理爲主
或詭僻自豪不規於正則曰丹鼎虐焰蔥嶺霾風是以闕
廓勿誤聰明學者翻然破積習許魯齋後性學大明益以
不負其親者不負其君焉又嘗戒學者慎進退恥干謁鄭
令玉公善其教欲上聞會河工委辦草束以越位辭不許
乃任之思曰爲人師教人以仁義事其上茲事上關國需
勸樂輸供大役教者責也勤勞王事夙夜靡遑遂以是卒
卒之日士民聞喪奔哭遠近皆罷市冷署無資弗克歸食

富爭賄賄迺遷葬既葬學者私謚忠孝先生時年四十有
九也公之生也善書法鍾王而後緊勢淳質罕有及者喜
爲詩沈雄悲壯往往似少陵不自愛惜篇帙多散佚地理
得秘授不言休咎言其理而止爾岐黃之技尤其餘者鴻
臚數言之狀不載匪公志也公娶禹氏今在堂有子四長
鵬翊次鵬翔次鵬翮次鵬翔孫六人肅謨肅詳肅詔翊出
詳嗣翮後肅詢肅詢肅謔翊出於戲惟公以孝作忠是宜
昌厥後銘曰

忠於君生而死於君之事孝於親死而葬於親之側既安
既固惟公之宮千秋百載聞者以風

張醫傳

曹鵬翊

張醫輩之益衛人也少孤寄釋門不喜波斯區家言大僧授以金剛解縷縷條晰聞之閉目鼯鼯睡晚乃入禪室篝燈竟夜誦聲徹四壁視之素問靈樞也大僧喜曰其志在活人普渡慈筏在斯矣名之曰性仁性仁思不愧其名乃益致力攻仁術後得仲景傷寒論金匱要略註發明內經旨明且悉突狂叫曰吾家物也遂以其言診視人病應手靡不效喜曰吾今得以行吾仁康熙六十年大僧歿性仁不為僧走南召入山伐木擔柴資釜鬻升斗自給無所求於世遇有人家病輒採山藥往醫之尋即愈不敢尸其功

終亦不受餽謝金詢之則曰吾以行吾仁非市利於是人多感其惠爲之徧採藥物以酬之藥積乃如山遠方金石等亦皆具仁心廣仁澤周矣性仁性孝友親歿終身不飾彩數數負米四百里給其兄兄歿竭所有厚葬之恤其兄之子爲授室長子孫仁於其家而後仁於人推恩有漸儒者道固然張逃禪非復禪家作用矣余亦好學爲仁者爲之書其事以傳焉且以愧夫醫之好利不好生也

鞏丞段在田傳

曹鵬翊

段應龍字在田江南全椒人寄籍京兆大興縣由貢監於康熙己巳年銓授鞏縣丞鞏大令復聖顏子裔時方重農

桑郵孤寡興學校應龍佐之遂克著績去顏今去思碑在
縣東門外而段歿三十年士民感遺愛勒石顏碑左以其
協恭爲理也龍之初蒞鞏災旱爲災龍爲禱於龍潭至有
寧殺貳令勿辜民語忽大風雲甘霖遽霑足辛未壬申鄰
境各大蝗龍創蜡祠於東郭嘉禾登蝗不爲災又嘗諭行
戶慰遠方愛周商賈陝西民逃難就鞏食道經黑石渡舡
戶橫索渡錢否則留難有露處者龍杖舟子立造浮橋兩
岸相接如平地而急務亦無濡滯矣是歲運鞏儲倉糧米
濟陝人約需小車八百輛每集應車一二百輛比發運革
役賣富差貧弊五日而辦焉先是庚午豫省奉部撥川餉

彈本庫吏需索不遂溪壑者挂欠短平一運輒至七八百
金咨提補數解員往返動經一二年人皆視爲畏途龍請
以身任至則佯許吏納金晉謁川方伯力陳時弊乞更之
面爭無媚色方伯爲改容弊遂革川運至今無貽累龍之
力也龍嘗署嵩篆永寧人侵占嵩民稻田水渠互爭數年
不能決龍至一一言各心折兩邑歡呼駭讓畔讓路風
矣再署密聽斷平允振興斯文皆如鞏邊以勤瘁致內子
郃氏扶柩歸舊治茹藥飲冰教諸子各成立長爲章太學
生濟世才也次爲袞次爲黼前後貢膠庠次爲黻次爲冕
側儻不凡皆業儒龍歿五十年囊無遺金諸子固守情貧

淡如也乾隆乙丑秋葬鞏城南鳳凰山闔縣老幼執紼啼
泣如葬厥考妣嵩密俱勒石紀治行合鞏遺愛碑謂之三
淚碑云

贊曰循吏可紀者於古彰彰矣在鞏杜公依藝白公鏗官
於斯葬於斯子姓繁衍又於斯詎匪遺澤在人天道不爽
其報歟而列史或闕如自丞以下其又孰從而求之段君
歿思至三十年至五十年余知其終不能忘也三淚碑日
月爭光矣龍之在田爲霖爲雨安得起斯人而任之哉

張烈婦傳

陶園
文集

張九鉞

度西

烈婦鞏縣雙槐村民王思周女貧居士終足跡不出戶外

年十七歸里民張良善事舅姑以孝聞父備於外母孫氏
迎烈婦歸其居族姪保子者亡賴人也常驅驢負煤過思
周門是日矚知烈婦母出未歸夜獨與幼弟二禮宿窰前
淫念三更潛攜刀排窰門門固閉以刀穴門旁土轟轟落
烈婦覺疑爲賊也呼不應披衣起將躡之士崩門塌保子
入烈婦驚問爲誰保子求姦烈婦熟其聲叱之曰我爾族
姑也禽獸何敢爲不義速出免死保子拔刀脅之烈婦厲
聲曰刀何爲者任爾殺不懼保子憤不從已以刀刺烈婦
中左脅血從襦中噴出數步益怒罵保子連連刺左右肋
乳烈婦躍奪刀刀割烈婦掌掌裂摔之於地而二禮亦驚

覺連呼保子殺我姊保子并斫其臂僵於牀烈婦奮身從地起血淋淋漓奔出窰門外大呼殺人而鄰居殊遠保子追出烈婦創重足蹟於石顛棟樹下罵益厲保子搯其髮刀抉其口烈婦口齧刀齒齧齧有聲保子搖刀出割頰及腮至耳烈婦不能言矣叫聲猶不絕身霍霍躍勒其喉斷乃死時乾隆三十五年十月十五日事也保子歸匿刀滅衣血跡驅驢煤窰天明有鄉約過見烈婦被殺死奔告父與夫入窰中裹一禮創少甦哭述姊被殺狀衆擒保子入縣驗鞫得實弔而哭者日千餘人獄具大吏以烈狀聞詔予旌給帑建坊祀節孝祠誅保子暴屍於市

張九鉞曰余修鞏志見明長洲鄭瑛韓烈婦碑偉之及
檢張烈婦詳案及邑縉紳公請旌文別爲立傳事過二
十年英風猶旋薄紙上也以余所見志中拒暴殉身者
多矣未有壯且慘如此之極者雖古睢陽常山何以異
哉烈婦居洛汭偃師烈女者居亦濱洛嗚呼名山大川
靈光瑰氣鬱律數十年必發洩於人而烈婦復以身膺
之也悲夫

孫氏東祠堂碑記

孫枝榮

孫氏出自晉明初遷鞏之羅莊始祖娶經氏羅之孫氏咸
祖之約傳五七世不可紀其可紀者乃各別塋於舊塋之

南有諱一諱進兩祖墓與余所出八世祖皆以維爲行當
非遠兄弟相傳精一進昌昆季四其二失傳本朝康熙初
一祖之曾孫之道進祖之曾孫更奇愈奇鍾奇同買地謀
建祠而未就至乾隆十一年進祖之六世孫作銳作棟七
世孫無偏始爲之基二十年六世孫作轅作柱作敬七世
孫庚辛乃贊成祠又數年銳子廷弼轅子銑敬子孟居柱
子無怠辛子夢松更助爲門宇焉祠三楹中祀始祖東祀
一祖西祀進祖夫始祖以下不可紀則孫氏大宗闕如矣
於是乎一祖進祖各得一小宗配其出自一祖進祖者各
宗其所宗可也必遠追世祖者重始遷也孫氏自始遷至

今四百餘年族頗繁行由是建祠以尊祖別宗以統屬時
祀以教敬合食以教睦則族大而人知相親也世遠而人
不忘本也野處而咸知禮也古之所謂君之宗之以統攝
其人更數十百世而不散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枝榮記

重修青龍山慈雲禪記

李友陶

象嶺一曲虎溪一灣有招提焉顏曰慈雲徑深紅蘚窗侵
翠微松風蘿月水聲淙淙卽摩騰竺法蘭創建處也或曰
一塢白雲有廣巖家風故名或曰白龍池畔屢普霖雨賦
雲漢者多沐膏澤焉而煙雲繚繞與樹山風物亦略相埒
慈之爲言蓋慈航慈燈之意云爾唐宋元明重修不數計

前人之志備矣國初以來漸就傾壞乾隆己亥山口郝丁
王張許諸君欲修葺之浮屠慶倫暨眾僧等募化貲財凡
七年乃鳩工庀材天王諸殿及方杖取次告竣中唐俱易
以石山門鐘樓亦皆就理後甲辰歲饑未能竟功延六年
而大雄殿乃一如其初先是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適
焉耆山得祭天金人自是佛法徧於中夏楚王英最先好
之梁武帝凡三捨身日食蔬素宗廟以麴爲犧牲蓋觀佛
三昧深入人心矣嗣後王公貴人以及婦人女子輩莫不
齋飯誦經焚香拜呪而異鄉慕善之流亦皆傾蓋藏竭膂
力以修造梵宇故嵩山三十六峯而古剎幾數倍焉余嘗

疑三生六道之說久矣及觀如來之跡登降魔之峯訪鑄
鐘遺處長老往往述其事甚奇至若明之南宗順以長沙
刺史之子泛木杯整叢林垂綸餌釣獐龍一時誦梵音者
且不下四五百人前因後果其信然耶抑道其所道耶余
每遇名山如讀異書初余之遊是地也峯轉三山不減武
夷九曲步步引人入勝其諸康樂所云千巖競秀萬壑爭
流者乎然多士怱怱竊以未得徧陟諸名山爲憾辛亥約
諸友人於此同覲席五十三峯乃得以盡覽焉若倚劍若
拱揖若懸河若戲海千奇萬怪靡所不有而又流泉知己
好鳥親人方外乾坤絕無人間半點煙火氣覺從來面上

三斗俗塵亦被山靈撲去殆盡矣慶倫師天真爛漫與吾輩遊每笑指浮雲論世業焉自號樂天豈其聞香山之風而起者耶清乾隆四十八年歲次癸卯十月辛亥之吉

勤園遺詩簡鈔弁言

代

曹肅論

古瑰人畸士曾懷侘傺恫幽於悒往往放曠長唵假諸詩歌以寄其志靈均偃蹇紛音繁會步皋乘舲僮徊陴惻所謂不得其平則鳴者耶顧非余情信媵好修爲常羗以悲切謠詠悵美人兮遲暮感香草之凋零呻吟淒烈呼帝愴天亦比之七十二家擬楚詞耳溫柔敦厚奚取焉勤園先生爲外祖兒時見先生修容古貌蹇蹇獨離泊今猶髣髴

能記憶惜其才高數奇晚年速遭備至由橫山徙維北邙
麓下闢畦數畝自名勤園春種幽蘭秋植芳桂嫩莖鮮菘
藁碧簇綠抱甕其閒飄飄然作塵外想暇則焚椒蘆廬嘯
咏適懷花晨月夕風晦雨冥悉援筆以誌其尤著者品題
山水闡揚節義古蹟名賢景仰憑弔足供輶採之資統計
全帙凡二千餘首嘗取而讀之如遊山陰道上目不給賞
摘錄什一用付剞劂顏曰簡鈔非敢於先生詩有所簡擇
也窺豹先見一斑續刻待以異日

蘇邨館八景記

曹肅諭

歲乙巳余館蘇邨庭院寂寥少快意者每讀柳州八記羨

名山佳水以不得一寓吾目爲恨旣而思曰興之所至何地不可遣懷會心人領悟應別有天地也因舉目所習見者列其景有八館依關壯繆廟東接邵康節祠基址最古廟中遺斷文碑乃僞周永昌元年僧鐫陀羅尼經一卷挺立如玉柱頂覆蓮花髣髴華山第五峯莫謂余館無奇巖也碑前大塊石長可一尋廣可三尺青色過蔚藍稜角方正光滑可愛有三四圓孔似非人力可鑿莫謂余館無怪石也階下青榆一株高五六丈疎幹無枝牆西多柳斜月時挂於其上門外兩楊插天大數十圍相傳爲前明所植風響若急雨飛來與邵祠中柏聲相間雜非靜聽之輒混

耳莫能辨莫謂余館無佳樹也每當早起謁壯繆康節兩
夫子凜然如對師保又於訓課餘暇與諸子酌酒坐大塊
石上摩挲斷文碑讀之既而月光漸映榆柳蔭移楊風柏
籟簌簌送爽客居岑寂之況不知消歸何所矣矧夫風清
日朗草綠如茵散步郊原四望無際嵩邨可以坐而遊也
洛水可以俯而聽也人物村舍可以覽而盡也日之所遇
不一而足奚止八景已哉嗟乎境由心造情以興生柳于
謂蘭亭不遇右軍清湍修竹蕪沒於空山矣余於斯館亦
云

階升王府君墓誌銘

胡萃秀

余出外授書始於王家溝王君長公其東君也余時年三十餘其子鳴鳳孫謨以弱冠從余學其長子俊級字階升謨父也時接語言訥訥如不能出諸口其天性之肫篤未嘗不呈於顏面間後十餘年長公君沒余會其葬今年冬謨持其父之行狀求文以誌其墓而鬢髮已蒼然就衰矣迴思三十餘年日月幾何而今昔頓易余之衰老尙堪自鏡乎勉而爲之誌按狀公之先山右人明初遷鞏居牛首山南王家溝曾祖化林祖玉璽父復申少習吏事後以勞揀授巡檢不就生公兄弟二人弟鳴鳳邑庠生公勤稼穡能忍辱鄉人有侮之者不與校其接人一以誠信不爭纖

利六歲就學年十八棄書治農戴星出入不遺餘力致賢
財多於前人又申誠弟與子勤力於學以故鳴鳳與謨得
飛聲黌序中其狀云云狀出鳴鳳余固知其言之不謬也
而余竊有思焉余少讀朱子劉十九墓誌序其經營家事
纖悉不苟而白水先生因得以肆力於學致名昭天下業
傳後世爲一代大儒天才超羣倫尙藉父兄之勤勞而成
況吾輩之萬萬不逮者乎今鳴鳳與謨膠庠並名矣其子
孫之纍纍而起者又將嶄然見頭角矣寧可忘其所自耶
此吾所樂爲二子言又願二子爲子若孫詳示之也公沒
於乾隆十五年壽六十有五配閻氏後公一年沒壽六十

有七生男四謨府庠生古魁閭說女一適劉孫男四槐榮
槐植槐綦業儒槐茂治農孫女九曾孫崇實幼以明年五
月合葬於牛山之陽銘曰

人皆燁燁公獨渾渾雕鑿不事尋源歸根源遠流長根牢
子繁積而待發利在後昆牛山之側以棲公之幽魂

家伯祖裕六公墓表

張其章

予家自山右遷鞏於今越四百載凡二十傳矣開書香之
統者予七世祖肖泉公也綿書香之緒者予大伯祖裕六
公也始遷以來農功爲業傳七葉至肖泉公勵志時敏後
由歲貢任儀封訓導陞河陰教諭暨沒崇祀鄉賢名宦張

氏詩禮門第由是起矣肖泉生胥化公化生見龍公任陝西通渭知縣生子二長曾伯祖敬居列膠庠次予曾祖起亮公由例貢考授州同起亮生予祖兄弟六人其長卽予伯祖裕六公也公生篤於孝友嘗以喫虧訓諸弟姪邑侯顏品爲人物第一邑之縉紳先生羣頌顏公知人云公潛心經濟入庠後屢薦未第嗣念肖泉公來讀書已歷四代公意大振家聲也因課藝家塾閉戶十三載成就後來甚夥其在弟輩者予二祖蘭如公四祖春華公予祖天馥公俱增廣生在姪輩有予從堂伯淡庵公食廩餼怡庵公以歲貢任汝寧府訓導堂伯懋庵公以歲貢任孟縣訓導予

先考樂庵公歲貢生以予令京山勅封文林郎四叔謹庵公太學生堂叔利庵公入庠早卒皆親授業者也其私淑家學者孫輩不肖其章幸列鄉榜堂弟玉章楠章皆增廣生亦越曾孫食廩餼者予姪淑身選拔貢者嵩木也凡此皆公繼肖泉公之志述肖泉公之事者也嗚呼祖有功宗有德凡家業之興開之承之者皆爲功宗其精神嘗有以維持數世子不替予觀肖泉公之所以興裕六公之所以述不禁有感于氏族間樹勳立業之賴有人也自茲以往凡我後嗣子若孫其宜思應運而起庶有綿亘於無窮也夫公諱藝字裕六享壽八十三配范氏莊浪道之孫女無

所出取三祖長男諱慚爲嗣生子世杰世道俱故孫三名
載碑面俱表

遊鞏縣石窟寺記

武億

余遊石窟寺得唐宋碑刻年月書撰可識者凡五最後迤
殿之東偏尋觀石壁又折而西壁皆人力鑿龕洞然深越
其龕之大以丈計者有三傍崖稍用剝治輒畫區布界地
鑿象者若干題年月日者又莫能殫記焉其有題普泰元
年歲次泮該比丘某起造聖像普泰魏節閔帝號也辛亥
字從水當時僞體字如是或亦因魏氏以水運興故也然
帝以辛亥二月爲爾朱兆所立越明年而遂廢矣五月十

四日造石像一區東魏孝靜帝建元天平也大統四年二月廿六日造石像一堰則爲文帝所改元也又有天平三年不記月日者四天平三年書三月壬寅朔三日者一天統七年四月者一天統元年三月者一天統齊溫公緯也河清三年四月者一齊世祖湛也天保二年四月者有三三月者一題許昌郡中正都督府長史字可尋又二月者一六月者二又九年六月者一唐龍朔元年四月八日者一下有鞏縣河濱鄉楊造石像字三年五月者一二年歲次壬戌五月己丑廿八日景辰者一乾符二年八月十日者一總章元年四月二日者一下李光嗣名存咸亨元年

五月者一三年十月者一乾封三年者二久視元年六月者一延載元年八月者一咸通八年六月二月者又各有一往者余走四川覩朝天關下瞰江水石壁巖立積龕無數皆雕鐫佛像形模大小莊嚴悉備于時捨陸就舟水迅不得泊視爲憾也近復聞山西大同城西三十里雲岡堡巖上亦刻佛像與此窟略似而洛陽伊闕最爲宇內鉅觀以故崖閒凡有昔之題記往往爲世所覩今石窟寺僻遠人跡罕所尋歷而余以居閒無事得寓目焉又歎著錄佚而不書雖近如府縣志亦失載於以歎其久湮而跡不彰也魏書宣武帝景明元年詔大長秋白整準大京靈巖寺

石窟於雒南伊闕山爲高祖文昭皇太后營石窟二所考
此石壁之西金建某像塔記有洛陽郭仁文已云自後魏
宣帝景明開鑿爲窟刻千萬佛像則信爲宣武營治矣然
史獨不詳此或亦有所漏與時與余偕者杜君雲喬焦君
萬年夜同宿寺僧舍恩迫書之時爲丙午歲二月之廿八
日也

趙氏節烈碑

馬時芳

世所稱烈女傳流風餘韻披拂寰宇尙矣而前明呂新吾
先生著閨範一書宣布縉紳閒壺中奉之以爲圭臬蓋閨
門爲起化之地古今垂訓立教未有不於是爲兢兢然而

窮鄉婦女目不識丁激於義氣拚命捐生一往而莫可禦者則又何也豈非人性皆善而天理民彝之燦然未嘗少歇絕於人心也哉余至鞏聞有趙氏者張金玉之妻也于歸三載夫歿氏涕泣不欲生太翁謂之曰吾老且病汝復如此是重吾悲也且守難死易汝能爲其難者乎氏唯諾誓以死守太翁歿其村有人欲娶之納貲財於舅姑氏不可強之遂投危崖下幾死兒養母家數月而還孝事姑舅不怠而欲娶者復尋前議不使婦知夜率衆破扇入網載而去納窰中氏號呼披髮泣血願求死不可得乃給娶者曰若必欲吾從汝當告吾父兄知以禮行之則可不然有

死而已必不能強我也娶者喜依其言出氏得閒閉窰門
自經死一時哄哄傳頌行道之人有流涕者嗟嗟死生亦
大矣士大夫讀聖賢書平居振袂揚聲矜言節概及一旦
臨利害值事變委靡瑟縮腠顏面而包羞不顧者何可勝
道今趙氏一纖弱婦人義氣凜然堅定從容屢挫而彌奮
是誠有大過人者足以維風敦節不第巾幗取爲法則而
已也有司上其事天子嘉之時降綸音寵錫優渥俾建坊
於其地爲世矜式不其麻哉嗚呼若趙氏者生敦令德死
著芳名夫亦可以含笑於地下矣鞏之人士欲詳述其事
昭示來茲而屬其文於余爰爲記其顛末如此

贊曰人生虛華悠悠若何惟有道義終古不磨烈哉趙氏
其節靡他我聞三歎慷慨爲歌本欲殉夫多一遲延今縊
而死如飴斯甘得遂初志隨夫九原絲蘿琴瑟允偕前緣
夫待於幽相見慟哭卿實爲我遭此荼毒旋復收淚攬衣
粲然山盟海誓惟汝能賢冰玉其心鐵石爲肝芬芬馥馥
扈芷紉蘭崧峯之側洛水之濱往來過者視此貞珉

姚爾申日知錄序

馬時芳

希庵先生富撰述湯文正稱其義理鍼芥不爽耿逸菴以
爲志趣高明卓然儒家正派今其書具在可考而知而日
知錄其尤章者也憶乙酉秋鄭州董岳生徒步來禹受學

鄉之長老嘉其志字之曰希姚蓋取先生謁張仲誠上蔡

事余自是心目閒時時有一姚先生在越一歲丁亥以廣

文至鞏閱縣志儒林傳則先生名在焉遂謁諸鄉賢祠如

見先生惜芳生也晚不獲如白沙洗硯捧茶於康齋之門

然而望其村居廬舍想像其風韻所以涵濡於我亦復不

淺往者董生之來殆為之兆與不然何其不相期而忽相

及耶天下有無端相感觸者默默中之機緘雖智者莫能

深悉其故矣今春其裔孫五經持其所著日知錄求序於

余余往復尋繹謬為編訂間有一二管窺之見眉列簡端

即以就質於先生有餘慕焉嗟乎學之不講久矣孫夏峯

倡道蘇門潛庵和之師弟子互相發明欲使迷者覺夢者醒而先生本所心得著爲篤論平正開朗其辭氣感慨悱惻卹卹焉一往而深豈亦有障川迴瀾之思乎

劉草窗先生文集序

馬時芳

昔余屏處萬竹叢中之又損庵晝則重門閉關夜則孤燈熒熒所謂寂寂窮巷士抱影守空廬者也而草窗先生乃以荷衣蓉裳顧余于二百里之外遂相與烹活火煮清茗接膝圍爐爲長夜之談信宿而後去是時余年二十七歲草窗長余三四歲耳越三十年丁亥余以司鐸至鞏復相見於紫金山下三十年故交一旦相逢其喜可知然昔時

壯盛今皆白頭皤皤彼此瞪目相視又不覺於邑悵惘爲
之慨歎者移時草窗居雙河去城六十里自是往來贈答
商訂不絕庸末閒散中方資良友講論切劘以慰寂寥而
策暮景乃無幾何時而草窗先生竟以一病捐館舍余聞
之悲悼扼腕莫能已已哭之以詩曰爲憶交遊日皆當壯
盛時今茲悲白髮何意竟長辭龍馬傳真宰鳶魚識化機
草窗窗外草彌望總淒其時己丑春日也適其孫至囑令
收集遺稿及秋星巖張君手錄其文集四卷及詩集二卷
示余余捧讀之歎曰皆草窗先生心血之所萃也草窗爲
人沈靜篤實好讀書重躬行未嘗斤斤致力於詞學然觀

其文根極理要涵泳乎詩書之林優遊乎仁義之府芟鋤
浮囂一歸於醇正余雖不敢知其文於古人爲何如要亦
秩秩然足爲一邑文獻之徵而垂光於身後矣邑之鄉先
生有姚希庵者湯文正公高第弟子也余嘗匾其祠曰淵
源夏峯草窗豈其嗣音歟

子上叔父墓表

名鳳翥

劉潛

叔父幼鰥黑癯削質頗鈍旣就傳書不能成誦一日講論
語至參也魯瞿然曰傳道人亦魯者耶安在今人之不古
若也由是攻苦益力詩文本性靈並絕時人町畦旣冠從
古愚元辰兩段公並偃師蕭四先生遊所造益進而韻學

一途亦自蕭四先生發之年二十四齒邑庠旋食廩餼比三十而向之黧黑者渥丹癯削者充梧矣或疑有內養之術曰吾固得子輿氏之養心者以養生也左右二親就養無方侍疾數月衣帶未嘗解治家內外有法教子弟本末有敘來學者必先之以小學家禮近思錄而後進之以經擴之以史故從遊之士類能敦品雖癡狂如潛猶能範之於規矩之中使不大隕越矧其上焉者乎生於康熙五十五年正月十一日卒於乾隆五十四年五月初十日元配柴氏無出繼配亦柴氏生四男中正和平女一適趙進叔父之行平也纂述最詳不幸碑未勒而平歿矣茲故舉其

大凡揭諸阡陌焉嗚呼師道苟不終頽安知不有感發而

興起者乎從子潛謹表

蘇菊村選入
中州文徵

東溪先生墓誌銘

劉潛

先生姓胡氏諱莘秀字雨山號野翹居九山東溪故學者稱東溪
先生太高祖諱大儒妣李氏高祖諱正華妣董氏曾祖諱
源茂妣孫氏祖曰耀彩公諱光文父曰叔玉公諱獻昭祖
妣趙郭兩孺人妣傅孺人自耀彩公叔玉公兩世重儒術
子弟罔弗興學顧皆蹇於遇先生以和厚涵其英異讀書
蘄心得不苟隨人俯仰年既壯始齒邑庠又三十年僅副
鄉榜人皆代爲扼腕先生曰學不學人事也遇不遇天數

香集卷之二
也吾知有人事而已豈問天數哉所學以力行爲先文藝
輔之見聞務博而所守能約緱鞏賢豪咸重其品而樂與
遊年逾冠門弟子卽大進潛初備灑埽於門牆時先生方
丁外艱說詩至南山飄風之篇每泣下霑襟厥後傅太孺
人之歿先生哀毀骨立幾至滅性日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今而後知詩言之痛也事諸兄以友聞教子姪以慈著處
宗族鄉黨恩不以義掩炙其光者學化聞其風者行良蓋
不徒一身之秉禮守義而德輝所被凡我倫類莫不欲其
適於道焉生於雍正某年月日卒於嘉慶某年月日得年
七十有四原配李孺人繼配王孺人皆柔順幽貞子男二

長永讓娶孫氏先生歿次永恭娶焦氏女二長適張文蔚次適翟天漢孫承統承裕曾孫思芳思義俱承統出道光九年葬九山之麓先塋之次二孺人祔焉潛之受業於門先生視潛如子潛事先生如父故濡淚而誌之然先生所望於潛者甚奢而五十年來依然故吾所負良多可勝哀哉銘曰

百仞之麓柏蓋蠹遲遲晚翠何鬱鬱先生有廬其閒築退不耽陶令之酒進不效賈生之哭樂顏氏樂慎曾氏獨少

微星遠光嶽瀆

蘇菊村選入
中州文徵

羅灣先生墓誌銘

劉潛

先生姓李氏諱卜周字永年居鞏之涉村涉村爲羅水第一灣故學者稱爲羅灣先生曾祖主旺祖允桂父克定世業農及先生而儒聲振焉壯遊府庠泊意聲聞惟以經籍自娛嘗曰士積學如農積粟不可不厚其儲以待用故自三代兩漢之書以迄唐宋元明諸儒所述莫不廣爲蒐羅致厥探討且勤勤爲後進勗曰學宋儒而假毋寧學漢儒而真以能實致其力也制藝宗韓儲故一時從遊者咸知尊經而吾鄉空膚之陋習一變皆先生爲之倡也事兩親及伯兄內外無閒言人或以孝弟稱之則盡然曰罪戾之是懼敢言孝弟哉然或窮經之效稍有所形則不敢不勉

重刊志卷二四 五十一
經訓乃蓄畬俞哉昌黎之訓辭先生振焉式發其機老成
其摧典型其墮嗣者其誰噫歎歎

聚古閣詩序

劉潛

潛少以詩受知於芳楚張先生先生古今文拱賈揖董出
入歸熊其於詩蓋不多作然偶出一篇必稟法漢魏信乎
洪鐘無纖響矣嗣君星巖以弱齡妙姿能世其家學侍先
生於黃岡官署又奠贄江陵李槐亭先生之門而聞益博
見益卓筆益廉悍故甫弱冠而名齒郡庠先生之歸休也
余數往候起居先生病偏不可久坐必使星巖伴余輒作
竟宵談歷數古今成敗人物得失文章升降皆確然有所

見然未及韵語嗣後闕絕者數歲迨先生捐館舍星巖旣
免喪迺數數就余析疑辨難視前倍摯曰遵遺囑也從夙
願也時出其古近體則天才橫逸不可捉搦間有待於推
敲者余妄爲指摘星巖亦谷納無留難嘗於其案頭得小
冊其上或一字或數字或一兩句或四三句破碎無所統
紀不解何謂問之則曰未的知其所從出姑錄之以俟考
問耳蓋其篤學苦心如此噫先生宦遊二十餘年廉俸盡
以購書不下萬卷載之滿船架之充棟而星巖猶以未足
擴其見聞爲憾心細如髮精神大於身卽欲不有所成就
不可得爾無何周遊燕趙吳楚轍跡幾半天下退而支硯

陝號橐筆宋檜凡所值偉人古蹟莫不見性切心探源洞
委寄之吟詠當其弼中彪外似有不可一世之概而往復
纏綿俛仰揖讓要無或冥於溫柔敦厚之旨此則其半生
研練可以無負於文師者哉茲存稿兩卷冀余點定余不
辭老拙敘厥所以星巖勉乎哉他日德業文章竿頭更進
俾余得及見焉則彼此交幸矣

韓谿水記

劉潛

水在牛山南麓東谷中谷深可尋許兩岸峭立奇石怒張
循谷下行三十步外多小坎水潑而不流南崖缺處爲坦
坡生苔莓小水數道如絲盤紆而下登視之則泥聞若蚘

穴若蟻窟水自內出鼓泡如珠瀝草滴石響若鳴璫又下
則穿巨石伏流沙忽大忽小乍有乍無者二十餘步又下
黃石盤結水流其上晶瑩宜人時或鏗然有聲又下爲數
石潭清澈見底然其中無嘉魚而多蝌蚪蝦蟆長姑蛙無
美草而殘葉菱莖沈集焉適見羣羊就飲問名於牧子曰
污潭初余讀書嵩北之嶽廟往返逕其下流而未探其源
也遊羅漢寺之明日欲偕孫子一往而未果後十餘日自
王家溝歸乃枉道獨遊而得其梗概如此噫嘻潭而污名
此謝疊山之所以悲且笑於魏其侯翟廷尉楊雄班固蔡
邕諸人者歟

先考樵麓府君行述

劉潛

府君姓劉氏諱鳳翥字桐若號樵麓系出山西洪洞明初
遷鞏居蘇邨高祖其基公徙雙河曾祖大貴妣任氏祖諱
化文妣李氏父諱景德字子純妣李氏上世業農子純公
與伯父美公公始修儒術府君少承父命與同宗弟子上
公以勤學相勗嘗試苦瓜詩以見志比長學文於蕭四先
生學詩於古愚元辰兩段先生元辰公因以吾母來歸試
於郡邑輒前列及子上叔父入邑庠府君試仍不利當是
時京江圖東張公觀察河陝與古愚元辰兩公通家世好
重府君行將曲成之府君驚曰公知我者反以姑息爲愛

耶乃託病不起年五十卽棄名場以田園自娛就羅川上
辟地爲圃疏泉爲池雜植蔬果花木每春秋佳日與故舊
觴詠其閒偃師武道長檢討主講羅磯書院數與府君往
還嘗語人曰貞定之操和平之度如桐若者可謂綿裏裹
鍼矣其相訪不遇詩曰竹樹依村合石泉繞砌流門敲干
壑響客到一庭秋詩草堆牀角囊琴挂壁頭白雲深淺際
君從何處遊晚年病偏蹇於步乃謝絕人事有文幾及千
篇自訂三百餘篇題曰自謙堂稿詩數百首曰樵麓詩鈔
所著家訓悉以韻語行之付不孝曰繼述吾志事者其在
汝乎又曰聞固貴博識固貴強然非精心研練恐終支離

爾又曰李永年之質朴張中立之恢宏徐曾三之謹嚴胡
雨山之省定皆吾畏友也爾輩其師事之不孝才質下雖
恪守遺訓徧謁諸先生之門侍雨山先生最久然於道究
無所得又不能發明成業爲先人光寵所謂繼志述事者
果安在哉不孝止一姑王父母最所鍾愛府君事之尤謹
適李氏貧則經紀其家富則訓迪其子三表兄之獲齒邑
庠也自以爲得力於涓陽之教云遇族戚鄉黨坦率和易
濟以忍讓無賢愚皆畏而愛之府君生於康熙五十一年
二月二十三日卒於乾隆五十一年九月十五日元配吾
母段氏少府君一歲正月十九日生乾隆三十二年卒繼

配吾母亦段氏少府君十六歲四月二十八日生嘉慶十
七年十月二十日卒子男四炳娶馬氏蔚娶趙氏范氏觀
娶袁氏賀氏不孝潛其季也娶馬氏女二長適路鳳朝次
適李可聚孫男五明簾明鏞明笠蔚出簾繼炳後明籬觀
出明簾潛出曾孫二簾生兆木簾生兆元元孫二兆木生
麟瑞麟璣不孝苦塊昏迷語無倫次伏望大人先生賜之
銘誅俾光泉壤則世世子孫感且不朽

